

# 迈往凌云

## 米芾书画考论

韩刚 著

# 迈往凌云

## 米芾书画考论

韩刚 著



人民美术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迈往凌云:米芾书画考论 / 韩刚著. - 北京:

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0.5

ISBN 978-7-102-04950-2

I . ①迈… II . ①韩… III . ①米芾 (1051~1107) - 书法 - 艺术评论 ②米芾 (1051~1107) - 中国画 - 艺术评论 IV . ① J21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82767 号

## 迈往凌云——米芾书画考论

编辑出版 人美美术馆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北总布胡同 32 号 100735

网 址 www.renmei.com.cn

电 话 发行部: 65252847 65256181 邮购部: 65229381

责任编辑 黄 贞

封面设计 徐 浩

版式设计 黄 贞

责任印制 赵 丹

制 版 北京燕泰美术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北京雅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2010 年 5 月 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13.5

印数: 0001~2000

ISBN 978-7-102-04950-2

定价: 39.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与我社联系调换。

# 前言

金维诺

韩刚同志在《迈往凌云——米芾书画考论》一书中对米芾之名号与家世、交游与著述、宦历与心态，以及米芾之颠、黠进行了介绍。

文中对米芾在书法上“贬宋、卑唐、超晋、越古、扬己”，米芾之绘画及其成就，当时及后世对米芾书法、绘画之评价及其影响，也作了简介。

作者认为米芾在绘画上厚古薄今、厚南薄北，并且肯定文人士大夫之“戏笔”，并为之正名。

文中并对米友仁之生平、“小米云山”之影响也作了介绍。

作者对北宋文人“尚意”书画形成的历史文化条件，“米氏父子”及其书画在北宋文人“尚意”书画中之位置，米芾及其书画与临济、云门宗，米友仁及其书画与禅宗之关系，也作了论述。

书中对北宋文人“尚意”书画与此前书画基本特征之比较、北宋文人尚意“书画”的历史地位等均有所论述。

该书由于研究较全面，既总结了前人经验，又提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取得了较好成就。

2010年1月9日

# “论世知人”与“知人论世”并重

## ——韩刚《迈往凌云——米芾书画考论》方法刍议

黄宗贤

近年来，青年学者韩刚接连发表与出版了很多颇具学术分量的论文与专著。作为老师，我对他他在学术研究上取得的成绩感到欣慰。

这本 20 万字的《迈往凌云——米芾书画考论》继续了他的前两本专著——《北宋翰林图画院制度渊源考论》和《谢赫“六法”义证》的研究思路与方法。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强烈的问题意识。韩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传统书画史论领域，尤其是在魏晋南北朝与北宋这两个时期，所研究的对象又是其中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对一般学者来说是传统得不能再传统，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要在这些问题上写出实事求是而又有新意的文章似乎是不容易的。正是强烈的问题意识使韩刚把不易之事变成了可能，从质疑并否定西蜀、南唐画院到推翻数百年来陈陈相因的宋代及以前的画院史观念，从质疑近现代以来对谢赫“六法”原意的探寻到彻底推翻谢赫以后的“六法”诠释传统……无不创见迭出，让人大开眼界。而将要刊行的《迈往凌云——米芾书画考论》也是如此。通过对米芾书画研究现状的全面梳理与把握，韩刚敏锐地发现：此前从各个角度，运用各种方法，对米芾及

其书画的研究几乎全属从局部各个击破性质，多局部分析，少综合统摄，虽不乏洞见，但难窥全貌，遗憾多多。综合研究米芾书画及其与当时的思想、历史和文化大语境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对米芾书画与当时文人“尚意”文艺思潮之间的关系几无探讨，而对这些方面缺乏深入研究不但会大大影响对米芾书画风貌及其形成原因的认识，容易使局部的研究浮于表面，出现对米芾书画的历史地位评价不准确，甚至发生方向性偏差等等问题。这种在考察前贤研究成果中发现问题，尔后有针对性地分析与解决问题是韩刚学术研究中强烈的问题意识的集中展现。

二是对清代乾嘉学派考证方法的创造性运用。韩刚擅长运用乾嘉考证之法，但他并不死守，而是作了大幅度的拓展。表现在能将大量名物制度的缜密考证与当时思想、历史和文化大语境融会起来，实事求是，原汁原味，史论结合，相得益彰。这或可以用孟子所云“知人论世”概括之。《孟子·万章下》云：

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

孟子在这段文字中表达了三个方面的意

思：一、“颂其诗，读其书”；二、“知其人”；三、“论其世”。一般而言，这三个方面是前后关联的，后者是前者的基础或渊源：要“颂其诗，读其书”必先“知其人”；要“知其人”，必先“论其世”。换句话说，只有先“论其世”才能“知其人”，进而才能“颂其诗，读其书”。由此而来的“知人论世”方法早已成为中国学术研究方法的优秀传统，但实际上似乎更应该表述为“论世知人”。而韩刚的研究方法却是“论世知人”与“知人论世”并重，相互勘验。应该说，用这种方法来研究米芾书画是可以契合无间的。

米芾传世书画作品及史论文字相当丰富，对这些遗产，很多研究往往固守书画史论一隅，不顾思想、历史与文化大背景地寻章摘句，以证己意。这种研究，表面上看来似乎妙语连珠，但实质上却很可能是不知所云。因而，北宋之后直到今天，虽然有关米芾书画的研究不胜枚举，但仍然给人云遮雾绕的感觉。而韩刚的研究由于在方法上更能与古相应，加之日积月累的辛勤努力，所取得的成绩自然非同一般，而能给人拨云见日的通畅之感。

韩刚的《迈往凌云——米芾书画考论》，如附会孟子的意思，即：假如你对北宋的思想、历史与文化没有整体的把握（“论世”），你就没办法理解米芾（“知人”），当然也就更没办法理解米芾书画（“颂其诗，读其书”）。反过来看，你要理解米芾书画（“颂其诗，读其书”），必须先

理解米芾（“知其人”）；而你要理解米芾，又必须先理解米芾的生活或时代（“论其世”），或者说，你必须先对北宋的思想、历史与文化有整体的把握。只有“论世知人”“知人论世”两个方面并重，相互勘验，才能较为准确地理解米芾书画。

就“论世知人”而言，更需要研究课题之外的功夫与学养。中国古代大书画家往往对书画之外的功夫与学养十分强调，因而作为研究者，也应当具备这一条件，不然，要在与古人同情与默应的基础上，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是很困难的。由于分科细密等各种原因使然，现当代很多学者往往精专有余，博通不足，即不太注重本学科或研究课题之外的素养，其研究成果在很多方面不能与古人相应，可想而知。韩刚酷嗜中国传统思想、历史与文化，对经、史、子、集饱游饫览，对儒、释、道各家思想不但有广泛涉猎，对其中的真精神、真血脉有深切体会，并身体力行。这种本行之外的功夫与学养虽在课题之外，但往往使他在研究课题之初梳理有关研究的学术史时，就能敏锐地发现问题。

前几年韩刚对六朝画论与北宋及以前官制、画院等问题的长期研究使他具有了一般学者不具备的对北宋思想、历史与文化大语境的独特了解，这构成了他“论世”的基础。有了这一基础，当他面对米芾书画时，甚至还没有对米芾书画深入研究时，就能对后世研究米芾书画的学术史中

的你长我短作出大致判断。原因很简单，米芾书画是属于米芾的，而米芾又是属于北宋的，米芾及其书画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游离于其生活与时代的范围之外。如果说“论世”是以共性为主，那么，“知人”则应以个性为主，就米芾而言，就应该多注意其性格特点、人生阅历、思想倾向等个性化的东西，以呈现其独特性，而对米芾书画（“颂其诗，读其书”）则应该共性与个性并重，其书画一定是北宋与米芾的交融。因而，对北宋与米芾的深入了解是理解米芾书画的基础，这种“论世知人”也可以表述为“以大观小”。

就“知人论世”而言，韩刚的具体办法首先是“竭泽而渔”式地搜集与米芾及其书画相关的所有资料。其次是全面梳理与分类这些资料。第三是满怀同情与敬意地将这些梳理与分类后的资料纳入当时的思想、历史与文化大语境中去加以考据与理解，这是一种空间的维度。最后是将考据与理解后所得的总体印象再纳入此前此后的书画史论及思想、历史与文化大传统中去加以比较，以发现他们之间的相似与相异处，进而凸显米芾及其书画自身在历史之流中的独特性，这是一种时间的维度。而关于米芾及其书画的独特见解，一定是在时、空维度最后的比较与理解中才呈现出来的。这种最后呈现出来的独特见解又是与前面每一个研究环节息息相关的，是以对相关资料的全面把握为基础的，有时候，即便是在定稿之前，也会出现因为一条资料的意外发现而从

整体上推翻结论的情况。这种“知人论世”也可以表述为“以小见大”。

进而，“以大观小”式的“论世知人”与“以小见大”式的“知人论世”又不是割裂的，是需要相互勘验，比较玩味，以达到疏通其滞碍，而实见其归趣的目的。

不用说，“论世知人”与“知人论世”并重的研究方法是一种费时、费力与费心的笨办法，与20世纪初胡适所强调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截然不同，胡适的办法不妨理解为观念先行，材料随之；以材料证观念，而韩刚所采纳的办法则可以理解为材料先行，观念随之，从材料中出观念。韩刚的很多让人深思与大开眼界的研 究结论便是在熟练运用这种笨办法中取得的。

对历史文献与图像的解读，脱不出我（主体）与文本（客体）的关系问题，中国传统文化把它表述为“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照一般的理解，“我注六经”强调不带己意地去还原，是中国传统学术方法中广为认同的主流；而“六经注我”则相当于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以“六经”作“我”之“注”<sup>[1]</sup>，在中国传统学术方法中常常会遭致牵强附会之讥。显然，“历史可以还原”是“我注六经”最基本的预设，而依照时下流行的观念，还原历史却是不可能的，如相对于韩刚的《迈往凌云——米芾书画考论》发问：你作为一个21世纪全球化大语境下生活的人，怎么可能理解北宋、米芾及其书画

呢？因而，如今“六经注我”、“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大行其道，以这种方法撰述的美术史论著风行世间。然而，问题出来了，你、我、他都是主观的，你说一套，我说一套，他又说一套，因为没有仲裁者，谁是谁非，没有人知道，似乎谁说得离奇玄妙谁就高明。其实，这种“六经注我”的办法并不见得就比以“历史可以还原”为预设的“我注六经”高明。因为“六经注我”在质疑与解构“历史可以还原”（“我注六经”）这样的预设时，同样离不开预设，离不开还原，只是当“我注六经”坚信“历史是客观的”之时，“六经注我”却坚信“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柯林伍德），它们之间的不同仅在于还原历史的办法与自我秉持的信念。而信念则是一切学术的最后根基，如当今大行其道的自然科学便是建基于信念之上的，如果自然科学家内心没有世间万物是实存的、可知的、有规律的等信念，而坚信“万法唯识”“法由心生”等，生活中日新月异的新技术、新机器的运用便成为不可能了。

韩刚长期坚持的“论世知人”与“知人论世”并重之法，既表明了他在学术研究方法上对传统文化精神的回归，也表现了其著述在叙述方式与学术品质上与时下坊间流行者的大相径庭，不可同日而语。

韩刚还很年轻，在这样一个年龄阶段，就不断地在前人、他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古代画

史画论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发前人所未发的全新的见解，或纠正勘校前人、他人所发的错误与偏见，这不仅需要学术的勇气，更需要学术的功夫与涵养。他研究画史画论不仅力在勤勉，更贵在善思，不仅注重对原典章句的注疏，也注意将章句、概念、范畴、人物、事件置于特定的文化语境中解读，不仅有一种集汉唐经学“注释诠释”与宋儒经学“义理诠释”与一体的风范，更具现代学人的宏阔的学术视野和怀疑与批评意识。当下美术史论界，无论是在古代研究领域还是现当代研究领域，擅发宏论、主观臆造者多，而能潜心研读原典，既具考证考据之功，又备阐释创义之力者少。韩刚的这部《迈往凌云——米芾书画考论》以及他的前两本专著——《北宋翰林图画院制度渊源考论》和《谢赫“六法”义证》，已显示出一个致力于中国古代画史画论的青年学者难能可贵的学术能力与品质。有这样的能力与品质，我们相信他在将来的研究中，必有我们更值得期待的研究成果问世。由此，我们也有理由为中国古代画史画论的研究后继有人而感到乐观。

[1] “六经皆我注脚”（《陆九渊集·语录上》）是宋代大儒陆九渊提出的。陆九渊说的“我”，是指儒家传统形而上学的“心性本体”，即“大我”。而现在我们一般把这个“我”理解为经验个体，即“小我”，与陆九渊所说的是不相应的。

迈往凌云之气，清雄绝俗之文，超妙入神之字？

勝利  
勝利  
勝利  
勝利  
勝利  
勝利  
勝利  
勝利  
勝利

# 目录

前言 .....	金维诺
序 .....	黄宗贤
<b>第一章 与世俯仰 .....</b>	<b>1</b>
第一节 鬪熊后人 .....	1
第二节 多与英才并肩肘 .....	1
第三节 寸心谁语? .....	4
<b>第二章 恢诡谲怪 .....</b>	<b>17</b>
第一节 举止颓顽 .....	17
一、世号‘水淫’ .....	19
二、滑稽玩世 .....	20
三、俊人不可以礼法拘 .....	21
第二节 米老真颠却辩颠 .....	24
第三节 锦囊玉轴来无趾 .....	25
第四节 游戏翰墨 .....	26
第五节 人物晋风流 .....	28
<b>第三章 风樯阵马 .....</b>	<b>31</b>
第一节 既老始自成家 .....	31
第二节 当与钟、王并行 .....	35
一、真一代之奇迹也 .....	35
二、然亦似仲由未见孔子时风气耳 .....	37
第三节 今海内能为襄阳书者绝少 .....	39
<b>第四章 跨颉历籀 .....</b>	<b>47</b>
第一节 臣书刷字 .....	47

第二节 安排费工，岂能垂世 .....	47
第三节 一扫二王 .....	50
第四节 大篆古法 .....	52
第五节 各各自足 .....	54
第五章 信笔作之 .....	57
第一节 不使一笔入吴生 .....	58
第二节 无一笔李成、关仝俗气 .....	59
第三节 实旷代之奇作也 .....	63
第四节 一扫千古丹青尘 .....	64
第六章 扬己自信 .....	67
第一节 厚古薄今 .....	67
第二节 厚南薄北 .....	70
一、格高无与比也 .....	71
二、未见卓然惊人者 .....	71
三、富艳有生意 .....	73
四、黄筌画不足收 .....	73
五、装堂嫁女亦不弃 .....	74
第三节 如其胸中盘郁也 .....	75
第四节 非师而能 .....	82
第七章 米氏云山？ .....	89
第一节 自古文人才士，莫不为世所忌 .....	89
第二节 “米氏云山”辨正 .....	91
第三节 落茄点皴 .....	97

第四节 约定俗成 .....	100
一、不可与画史同科也 .....	100
二、点染毫端满纸秋 .....	101
三、余谓此即米氏落茄之源委 .....	103
四、友仁盖变其父之家法 .....	103
第五节 莫知其几千万亿 .....	104
一、米家画法，至房山而始备 .....	105
二、斟酌大米、友仁、高房山间 .....	108
 第八章 华胥兜率 .....	111
第一节 皆归释氏 .....	111
第二节 人生幻法中 .....	113
第三节 我脚何似驴脚 .....	115
一、五家七宗 .....	115
二、风颠汉 .....	118
三、佛法无用功处 .....	121
第四节 云门剑 .....	125
第五节 振佛祖权衡，开人天眼目 .....	127
一、矫然拔秀，诚不可攀也 .....	127
二、平淡天真 .....	130
第六节 非具顶门上慧眼者不足以识 .....	135
 第九章 道心惟微 .....	139
一、书法研究中人言言殊的“宋尚意”之“意” .....	139
二、北宋文人“尚意”书画综合研究亟待展开 .....	141
第一节 “海内文治彬彬”？ .....	142

一、在官十五任，荐者四五十人 .....	142
二、其次有立言 .....	145
第二节 前者未有此体也 .....	149
一、孰能至是？ .....	149
二、与可之病亦未得为已也 .....	157
第三节 “不入党与”？ .....	160

<b>第十章 宋尚意态 .....</b>	<b>163</b>
第一节 点画信手烦推求 .....	163
一、如食中有蝇，吐之乃已 .....	163
二、意足我自足，放笔一戏空 .....	165
三、欹倾侧媚狂怪怒张之势 .....	172
第二节 平正·欹侧 .....	174
一、中正不倚 .....	174
二、六法备该 .....	177
第三节 随意落笔 .....	178
第四节 各有专胜 .....	182
一、当逊米元章 .....	182
二、神、逸之辨 .....	183
第五节 迈往凌云 .....	186

## 附录

引用书目 .....	191
跋 .....	197
后记 .....	201

# 第一章 与世俯仰

## 第一节 鬢熊后人

米芾，生于北宋仁宗皇祐三年（1051），卒于徽宗大观二年（1108），享年58岁。初名黻，41岁后改名芾，字元章，自号鬻熊后人、火正后人。又自号溪堂居士、鹿门居士、襄阳漫士、淮阳外史、中岳外史、海岳外史等。世居太原（今属山西），其父徙家襄阳（今湖北襄樊），因谓襄阳人，人称“米襄阳”；因作庵润州（今江苏镇江）城东，号“海岳”，故名“米海岳”；曾官礼部员外郎，礼部又称“南宫”，故称“米南宫”；《宣和书谱》云：“违世异俗，每与物迕，人又名‘米颠’”<sup>[1]</sup>；晚年号“米老”，世称“大米”。

米芾“自其高曾以上，多以武干官显”。<sup>[2]</sup>五世祖为米信，《宋史》卷二百六十一有传。淳化五年（994）卒，享年67岁。信有子名继丰。米芾之父米佐，字光辅，官左武将军，赠中散大夫、会稽公，曾为官濮州，“始亲儒嗜学”<sup>[3]</sup>，与丞相李迪之子李东之友善，喜好书法艺术。《宋史·英宗纪》载，后来的英宗皇帝在仁宗皇祐二年（1050）曾官右卫大将军<sup>[4]</sup>，宋蔡肇撰《故宋礼部员外郎米海岳先生墓志铭》（按：后文简称《蔡志》）载，芾父米佐为“左武将军”<sup>[5]</sup>，二人皆武职，当有交情。芾“母阎氏，赠丹阳县太君”<sup>[6]</sup>，或许因为芾父与英宗有交情之故，芾母曾入宫侍奉宣仁皇后高氏及为高氏之子即后来的神宗赵顼的乳母。英宗和高氏成婚于庆历七年（1047），第二年在濮王邸生下神宗，三年后（1051）米芾出生。米芾“娶许氏，封宁公县君，有贤行”，生子五人，除长子米友仁外，皆早卒。女八人，孙男女各一人<sup>[7]</sup>。

## 第二节 多与英才并肩肘

米芾交游可谓广泛，地位最高者为皇帝神宗、徽宗等。米芾初为秘书省校书郎，即得力于神宗的提挈。由于其书画出众，当他做书画学博士和礼部员外郎时，常与精于书画的徽宗皇帝讨论书画技艺，称旨，赐以御用笔砚、银两等<sup>[8]</sup>。

朝官之中，亦不乏相交甚厚者。米芾之世，党争剧烈，米芾与新旧两

[1] (宋)《宣和书谱》，见王伯敏、任道斌、胡小伟编《书学集成》(汉—宋)，河北美术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页559。

[2] (宋)蔡肇：《故宋礼部员外郎米海岳先生墓志铭》，据(明)张丑《清河书画舫》(《四库艺术丛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页357。

[3] [5] [6] [7] (宋)蔡肇：同上。页357。

[4] (元)脱脱等：《宋史》(百衲本)卷十三《英宗本纪》，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页42。

[8] 米芾与赵佶君臣间书法创作的众多精彩场面在宋人笔记中多有记载，如(宋)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一，(宋)何薳：《春渚纪闻》卷七，(宋)周辉：《清波杂志》卷十一等。

党之领袖及其门生大多有交游往来。神宗元丰五年(1082)，米芾官长沙掾史，第一次到黄州拜访反对“新法”的“蜀党”领袖苏轼，深得大文豪的赏识，从此与坡公交往甚笃，东坡称他为“天下第一等人”，此时米芾32岁。据《苏轼全集》载，苏轼寄米芾之信札有二十八通之多，从中亦不难见出他们友谊之深。为蜀党领袖苏轼所认同，实际上意味着被蜀党全体成员所认可。米芾与蜀党最重要的一次交游活动被称为“西园雅集”。元祐二年(1087)，37岁的米芾以“唐巾深衣”与蜀党苏轼、苏辙、黄庭坚、蔡肇、李之仪、李公麟、晁补之、张耒、郑嘉会、秦观、陈壁虚、王钦臣、刘泾、圆通和尚等雅集于王诜私邸之西园。李公麟为此作图，米芾为诗集作《西园雅集图记》谓：“各肖其形，自有林下风味，无一点尘埃气，不为凡笔也。”<sup>[9]</sup> 苏、米二人之关系亦可由下述之事见出一斑：

(哲宗元祐)七年(1092)壬申九月，苏子瞻自扬州召还。元章方知雍邱。具饭餚之既至，则对设长案，各以精笔嘉墨纸三百列其上，而置馔其旁。子瞻见之，大笑就座，每酒一行，即伸纸共作字，以二小吏磨墨几不能供。薄暮，酒行既终，纸亦尽。乃更相易携去。自以为平日书莫及也。

[10]

.....

苏、米交往，诸如此类，难以尽数。

神宗元丰五年(1082)，米芾应刘庠金陵从事之辟，过金陵，于钟山第一次以诗文谒见推行“新法”的宰相王安石时，深得文公赏识，摘其诗文中佳句书扇上<sup>[11]</sup>，时米芾32岁。宋李之仪《姑溪居士文集》卷三十九云：

荆公得元章诗笔爱之，而未见其人。后从辟金陵幕下，既到，而所主者去，遂不复就职。荆公寄之，总不可留。后亲作行笔，录近诗凡二十多篇寄之，字画与常所见不同，几与晋人不辨。须见此字，乃知荆公未尝不学书者也。元章怀旧恋知，故过其坟，为之形容，读其诗可见其意也。<sup>[12]</sup> 从中亦不难见出，米芾与王安石交往之笃。

米芾与历朝宰相的交往中，盖以蔡京为最著。哲宗元符三年(1100)，米芾徙居丹徒，与贺铸一起于仪真谒见当时势焰灼人的宰相蔡京，时年50岁。此后，米芾与蔡京家族一直交好，其所得官职大都与蔡京的提携与荐举有关，这从下文所述米芾仗蔡京(元长)之势欺负上级张勗，又以跳河相威胁，从蔡攸(蔡京之子)手上强取名帖等故实中不难领会。

据曹宝麟先生的研究，在诸宰相中，除了蔡确、司马光、吕公著等少数人外，历朝相府无不有米芾的履迹身影。群臣之中，他与旧党的苏轼及其门人故吏黄庭坚，与新党的吕惠卿、林希、沈括、谢景温、许将、蒋之奇、陆佃、曾肇、邓洵武、周穜、王汉之、王涣之等都有不同程度

[9] (宋)米芾：《宝晋英光集》(补遗)，据《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页76。

[10] (清)翁方纲：《米海岳年谱》，中华书局，1991年版《明氏实录 米海岳年谱 杜工部草堂诗年谱 许君年谱 云林遗事》本。页7—8。

[11] (宋)蔡肇：《蔡志》云：“余元丰初谒荆国王文公于金陵，公以诗文费见文公，于人材少所许可，摘取佳句书之便面，余于是始识公。”页358。

[12] (宋)李之仪：《姑溪居士前集》卷三十九《跋元章所收荆公诗》，《文渊阁四库全书》(1120册)。页578。

的交游。<sup>[13]</sup>

京官之外，米芾跟地方上的官僚、文人士大夫也保持有良好的关系。如元丰八年（1085），米芾35岁，母亲去世，为丁母忧去杭州任，扶灵柩归丹徒，途经苏州时，参与了章岵、卢革、黄挺、程师孟、郑方平、徐九思、徐师闵、崇大年、张诜等九老会，并作《九隽老会序》。<sup>[14]</sup>

因好尚相近，米芾与蜀刘泾、长安薛绍彭为“忘形交”。《蔡志》云：

蜀刘泾、长安薛绍彭，好奇尚古，相与为忘形交，风神萧散，是其一流人也。<sup>[15]</sup>

《书史》云：

薛绍彭以书画情好相同，尝寄书云：“书画间久不见薛、米”。余答以诗云：“世言米薛或薛米，犹言弟兄与兄弟。四海论年我不卑，品定多知定如是。”刘泾过薛，见书大叫书来云云。余答以诗云：“唐满书仓晋不收，却缘自不信双眸。发狂为报豢龙子，不怕人称米、薛、刘。”<sup>[16]</sup>

当然，“忘形交”中还应包括王诜、蔡肇等。米芾《书史》云：

王诜与余厚善。<sup>[17]</sup>

《蔡志》云：

余（蔡肇）昔相遇于都城，败屋僦居，客至烹饮，出诸奇相与把玩，啸咏终日。<sup>[18]</sup>

米芾与当朝书画名家，如蒋长源、李公麟等交往甚笃。米芾虽然对当朝杰出的人物画大家李公麟的绘画颇有微辞，但并没有将这种个人的艺术主张带到他们之间的日常交往中去，他说自己曾与李公麟讨论绘画构思问题，讨论后自己作《子敬书练裙图》<sup>[19]</sup>，李公麟作《山阴图》。（按：事在元丰五年，1082年。）

或许与米芾交往之最为重要者乃是禅师摩诘。《蔡志》云：“（芾）少与禅人摩诘游。”<sup>[20]</sup>与禅人摩诘游，奠定了米芾一生的思想基础，其人格、宦历、社会交往、书画技艺及批评，甚至其“颠”、“黠”，无不得其惠泽，受其影响。

关于米芾的著述，《蔡志》云：“所著诗文，凡百卷，号《山林集》，《宣巳子圣度录》、《正韵杂说》又数十卷。”<sup>[21]</sup>皆佚。其诗文现存南宋岳珂所辑《宝晋英光集》八卷，补遗、附录各一。<sup>[22]</sup>对米芾诗文历来评价颇高，如苏轼评其文“清雄绝世”，《宣和书谱》谓东坡此评“人以为知言”<sup>[23]</sup>；北宋程俱《北山小集》卷十六云：“其为文词与立言命物，皆自我作故，不蹈袭前人一言，元次山、樊绍述之流也”<sup>[24]</sup>；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二云：“米元章赋诗绝妙，而人罕称之，以书名掩之耳”<sup>[25]</sup>；南宋岳珂《宝晋英光集》序云：“芾之诗文，语无蹈袭，出风烟之上，觉其词翰间有凌云之气。噫嘻，此汉武帝所以知相如也。”<sup>[26]</sup>

[13] 曹宝麟：《米芾评传》，据曹宝麟《抱瓮集》，文物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页417。

[14] (宋)米芾：《宝晋英光集》卷六。页43。

[15] (明)张丑：《清河书画舫》。页358。

[16] (宋)米芾：《书史》，据王伯敏、任道斌、胡小伟编《书学集成》(汉—宋)，河北美术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页340。

[17] (宋)米芾：《书史》。页330。

[18] [20] [21] (宋)蔡肇：《蔡志》。页358。

[19] (宋)米芾：《画史》云：“余尝与李伯时（公麟）言分布次第，作《子敬书练裙图》，图成乃归权要，竟不复得。”据王伯敏、任道斌主编《画学集成》(六朝—元)，河北美术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页406。

[22] 通行本有《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

[23] (宋)《宣和画谱》，据王伯敏、任道斌编《画学集成》(六朝—元)，河北美术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页560。

[24] (宋)程俱：《北山小集》，据陈高华编《宋辽金画家史料》，文物出版社，1984年3月第1版。页557。

[25] (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二第48条，据吴文治主编《宋诗话全编》(八)，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页8213。

[26] (宋)岳珂：《宝晋英光集》序。页1。